

# 思想汇报

残片

民族出版社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思想汇报/残雪著. —北京:民族出版社,2000.1

(残雪小说展示:第五)

ISBN 7-105-03755-5

I. 思… II. 残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56446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1号 邮编100013)

友谊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0年2月第1版 200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5.875 字数:130千字

印数:0001—10000册 定价:13.20元

---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(总编室电话:64212794;发行部电话:64211731)



作者近照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

## 自序

有这样一种舞蹈，它不是出自编导的构思，也没有事先的情节安排，演员们的灵感启动全部以一种神秘的氛围的诱导作为媒介。这种舞蹈居然可以产生令人震惊的，然而又充满了内在的和谐的效果，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艺术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。当我们抛开我们那陈腐的自信，赤身裸体面对艺术的时候，才会发现，那无比遥远的距离，那黑暗中涌动咆哮的泥石流，永远是人类的不解之谜。我信仰的是一种神秘之物，我用有点神秘的方式来实践我的信念。这在当今的世界里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。任何时代里都有那么一些人，他们是那么地热爱充满了物欲的世俗生活，但他们更爱那虚幻纯净的自由境界，当二者发生冲突，无法决定舍取时，这种人往往会“沦为”艺术家，将一生耗费在两极之间的奔忙上头。

人不但可以为艺术而艺术，人还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艺术，在失去一切的同时通过曲折的渠道重新获取一切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黑暗灵魂的舞蹈是无比空灵的精神舞蹈，它的力量却来自于生命从世俗中获取的能量。在这样的境界里，人必须具有让两极既分裂又统一的气魄，才能产生那种奇特的律奏，将这一种冥冥之中的舞蹈持续下去。很显然，这样一种舞蹈只能属于可以分裂自身的那种个体。而舞台，却是那么的广阔，它就是我们的世俗生活。人只要还不甘心让自身的精神死灭，他就有可能加入到这种舞蹈的欣赏中来。也许每个人的能量有大小，但参加者都可以领略到那种久违了的风景。

艺术化了的生活是一种最为模糊和暧昧的生活，人一旦失去遮蔽与身份，大千世界就展现出无穷的神奇魅力。有一个错综复杂的侦探故事围绕着人，人站在故事的中心，每时每刻面临着突围。也许这个阴森暧昧的故事就是灵魂的崭露，人只有在一次又一次的拼死突围中，才能不断刷新故事的时间。而读者，读者可以做什么？读者在倾听那种故事的时候，他周围的一切会逐渐起变化；有那么一天，他终于会发现自己已站在了故事的中心，而只要他行动，就会结出时间的果子。

一个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了，我渴望在新世纪里获得一些新的读者，在此我想对未来的他们讲一些话。很多人说残雪的小说难懂，残雪愿意在这里提供一些线索。

残雪小说的阅读需要这样一些素质：他应当受过一定的现代艺术的熏陶，并具有较敏锐的感觉，因而可以冲破中国传统审美观对自己的钳制，在阅读时进入某种自由的空间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有艺术形式感的人；他应该可以彻底扭转传统的、被动的阅读欣赏方式，调动起内部的潜力，加入作者的创造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没有丧失想象力的人；他应该在脑子里彻底清除“文以载道”这种古老文学样式的影响，像看三维画一样对作品、仅仅只对作品做长久的凝视，在凝视过程中去发现内部隐藏的、无比深远的结构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具有虚无纯粹境界的人；他应当具有自审的精神，因而能顺利地破除那种以外部审美的定势，从相反的方向去试图进入作品，也就是说，他是具有一定自我意识的现代人；他应该用“心”而不是光用眼来阅读，这样，他的阅读就不会停留在遣词造句的表面，他的阅读会穿透词语进入核心，这时他将发现词语有着他平时从未发现过的功能，

这些功能同传统的功能完全不同；他也会发现，残雪小说对词语的讲究是一种反传统的讲究，也就是说，他是懂得语言的现代功能的人。也许这个读者的标准太高，也许一点都不高。我在生活中看到，许许多多的人都具有以上的潜质，只不过没有遇到适当的机会将其发展，而现在，残雪的作品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。有很强的排斥性的残雪小说同时又是向每个人敞开的，每个人，无论高低贵贱，只要他加入到这种辩证的阅读中来，他就会在感到作品排斥力的同时又受到强烈的吸引。残雪期待同谋者的出现。

在世纪末国内文学界高喊“回归”口号之际，在天朝心理冲昏了一部分人的头脑之时，现代艺术思潮仍然在人类精神的前沿默默地荡漾着，那是永恒之水，它涤荡净化着人的灵魂。已经失去旧的精神寄托，但又不甘堕落，仍要追求精神生存的人们，是不会讨厌与这种艺术产生缘分的，这样的人会走近残雪。也许在开始会有些难，因为人的习惯是最可怕的阅读障碍；因为人必须反对着自己那些观念，让感觉在重重迷雾中脱颖而出；也因为人在阅读时找不到习惯的参照物，他惟一可参照的就是他的“心”；更因为这样的作品不会给人带来传统审美期待的愉悦，人的神经得不到抚摸，反而会无比困惑，甚至痛苦。但打破旧的惯例，突出艺术感觉，发挥“心”的创造力，通过自审的困惑与痛苦来解放灵魂，不正是做一个现代人所需要的修养吗？我相信对那些看重精神的读者来说，残雪的小说决不会令他们失望。

什么是现代人？现代人就是时刻关注灵魂，倾听灵魂的声音的人。残雪的小说就是在关注与倾听的过程中写下的记录，这些记录在开始时还不那么纯粹，还借助

了一些外部的比喻，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，它们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变得纯粹了，于是所有的比喻都来自内部了。纯粹不等于单纯，灵魂又是无限丰富的，不可预测的，它的色彩的层次有时令人感叹不已，它的结构形式更是异想天开。只要读者停留在小说世界里，总会有出其不意的联想不断发生。残雪前面的艺术之路还很长，我相信这样的小说会以它的执著，它的一贯性，它的国人不太熟悉却又可以领悟的很深的幽默感，它的意象的丰饶，它的与常规“现实”对立的叛逆姿态，它的独特的、无法模仿的文风，赢得读者的心。

当一种源远流长的古老文化已经变得山穷水尽，当闭关自守、近亲繁殖只能产生大量的痴呆儿，当文化本身的致命缺陷已使得很多人将它彻底唾弃，而自身沦为野蛮人之际，输血、嫁接和移栽就成为无比迫切的事情了。于有意无意之间，残雪的小说成了移栽的成功例子——异国的植物长在了有五千年历史的深厚的土壤之中。这样的植物是很怪的，非中非西，无法归类。这样的植物连外国人看了都觉得新奇，因为他们本国长不出。那么这个植物究竟有何优势，生命力是否比本地植物更强，更能抗疾病呢？时间自会得出它的答案，读者也会得出各不相同的答案。不管怎样，让实践来检验这些作品吧。

残雪

1999年12月28日于长沙

尊敬的首长同志，我老早就要向您汇报我的思想情况了，可以说，我已经压抑得快要疯了。您请坐，坐在这个有软垫子的围椅上，因为这不是一下两下讲得完的，我将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扯到正题上去。在这之前，我要告诉您一句我在心里憋了很久的话，这就是：我过着地狱般的生活。您别吃惊，先喝茶，这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，听完它需要同情和耐心，我已经从您的眼光中看到了这个，那么我可以开始了。

我是个什么身份的人？谁都知道，国家工业部承认的大发明家A。不，我要说的不是这个，说这个干吗？我生平最讨厌自我吹嘘。我有个同行，他的才能本来比较高超，可是有一天，他稍稍在别人面前流露出一点骄傲的样子，我立刻就不理他了，我想用我的这种姿态向他表明：他是多么的浅薄和无聊，境界是多么的低。我刚才说我是赫赫有名的大发明家，实际上我要说的根本不是这件事，这不过是种普通的介绍，类似于说：这是一只赫赫有名的金丝猴。我那位同行可不会这样想，他向来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，我最看不惯他这一点了，我猜想他这种态度一定来自他老婆的怂恿，他老婆是一个等子一个符号的东西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的老婆毫无价值。您，首长同志，用不着将念头在她身上停留一秒钟，她只会使您失望，使您觉得索然无味。当我说我是个大发明家时，不但不是骄傲，反而是种微微的嘲弄，是种自我亵渎，因为我这样说的时候，脑子里马上就出现了猴子，我的自我意识一贯很强。我是怎么搞到这一步的呢？这里首先就要提到我的一个邻居，我不想无故伤人，这里我暂且将他称呼为邻居一。

很久前的一天早晨，我正在吃早饭，这个邻居一来



了。这里我介绍一下，这个邻居一，是我生平见过的最无能、最最没有个性的人，他见谁就依赖、附庸谁，像条狗一样。他进来后在我的房间里左看右看的，做出讨好的样子来搭讪，当然我一点也没注意他，我在想我的事。忽然他不安地扭动了一阵，走过去关上我的门，然后凑近我悄悄地说，他昨天听我的另外一位邻居（我在这里称他为邻居二）说，我在衣着方面一点也不对头，简直显得十分俗气和小气，而他的另一位朋友，也是他认识的一位发明家，那衣着，真是又潇洒，又随便，让人一眼望去就产生深刻的印象，猜出他的身份。

我一声不响地让邻居一说完，可他并不罢休，他居然来扯我的上衣，逼着我脱下，他说听了邻居二的提醒后他发觉这件上衣果然十分扎眼，如果他天天眼见我穿着这种衣服从他门前经过，他会感到自己做不起人的。我十分惊讶，因为邻居二是个知书达理的人，可称得上是博览群书，修养极高，我经常与他长时间地谈论发明方面的问题，他的某些见解甚至使我为之倾倒。可现在，他竟将我与一个蠢不可耐的家伙混为一谈，还不仅这样，用他的标准来衡量，那人在很多方面还远远地高出于我！当然，我一点也没生气，首长同志，这种事生活中很多，而我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我开始护着我的上衣，心平气和地向邻居一解释，告诉他那个人并非货真价实的发明家，只不过是在发明行业内混饭吃的投机分子，我根本犯不着与那种人去比什么衣着。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衣着就有什么好，我知道我穿得像个白痴，可我就愿意这样穿，不想改变，也决不会去学那种投机家煞有介事的派头。邻居一先是不信任地听着我的解释，不住地打断我的话问道，真是这么回事吗？我说这些，难道就

有一种隐藏的,难以见人的动机?等我一说完,他立刻做出豁然开窍的表情大声说:“原来如此,一个人,不到关键时刻哪能现出他的原形来!”我反问:“你是什么意思?”他坦然地说,他这才看出,尽管我平时装得高超,心不在焉,原来我也是一个气量狭小、妒忌心极重的人,尤其涉及自己的同行和竞争者时,这种性格就表现得更充分。听了我才的一番话之后,他觉得自己简直要以有我这种邻居为耻辱了,哪怕我是个发明家,他也要直言不讳地讲出这番话,他要对我今后的发展道路负责。“你这只癞皮狗?你蠢得像头瘟猪!”我用嘲骂的口气笑着对他说,一边站起身将他往外推。他并不生气,用一只手死死扳住门框赖在屋内,惋惜地对我说:“我很替你难过,你这样说话太有损你的形象了。你长期以来地位显赫,自然不习惯于有任何人在你之上。可是这一次,很对不起,我只能相信P君(邻居二)的感觉,他的感觉有种公认的权威性,并且他是我妹夫的弟弟的知心朋友,难道他会对我说假话?绝对不会。那么你的脑子里,肯定是滋生了一种不健康的東西了,我必须向你指出。我不想对我们的发明家过分放任。由于你对我进行的人格上的侮辱,今晚我必须在大操场和你打一架,我是个男子汉,我要让你得到应有的惩罚。要是你不去操场,我就直接上你家里来。”

我不认为他有胆量上我家里来找我打架,像他这种懦夫,六十多岁的老无赖,根本不会找任何人打架。可是出乎我的意料,他果然在天黑时分来了,因为我没关门,他一钻就进来了。他扑上来死死地抱住我,我用力一推就把他推到了墙角。“打得好!”他说,“你已经看到你是何等的卑劣。”我耸耸肩想背过身去不理他,可他又扑上



来了，这一回他死死地抱住了我的大腿，我只得一蹬，将他蹬到了床底下。他呻吟了一阵，大约伤着了老骨头，但马上又振作起来了，他在床底下嚷嚷：“这一回更好！难道这不是充分的表演吗？一个人，为了维护自己那漏洞百出的权威，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！”他像受伤的狗一样从床底下挪出来，又摇摇晃晃地扑上来抱我，我一躲闪，他扑到了桌子角上，口中立刻流出血来。“这一回更精彩了，”他一边啐一边说，“你快要原形毕露了，我要让大家看看，你为了自己的虚荣，是如何伤害一个老年人的。”这个时候我老婆出现在门口，她看到了眼前的卑鄙的一幕。她连忙冲过来，不顾邻居一的反抗，用蛮力将他弄出了房间，然后一把将房门反锁好。老头在外面疯狂地打门，弄得好多人都来看热闹。他流着鼻血，不停地啐着，一条一条地向那些人诉说我的罪状，说我是暴徒，妒忌狂，反正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。每当他要停下来，那些看热闹的人又挑逗他说下去。他一直说到半夜，说得那些人瞌睡起来了，才一同骂骂咧咧地离开了。

“这个人是一个沽名钓誉的老坏蛋。”老婆说，我知道她从来是我的同谋。“放屁！”我忽然大发雷霆，“你这个没有灵魂的空壳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！”我于发昏中看见了老婆惊骇万分的脸，这一下我更难受了。

首长同志，刚才我告诉您，我是一只猴子。我有勇气承认这个，我从小就具备这种自我意识。问题不在这里，问题在于，哪怕是只猴子，遭人戏弄过分了，也要发怒的，我却不知如何是好，问题就在此处。我刚一试着发怒，马上就后悔了。就是这种心理危机促使我来向您，首长同志，来作这次思想汇报，我打算把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您。

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一个老无赖冲进屋里来挑衅，无缘无故地来污蔑我，我打了他，事情似乎就是这么简单，可事情又并不这么简单。我开始失眠，做些莫名其妙的梦，我的思路总被不由自主地引导到邻居一的身上去。每一天，我偷偷地坐在窗帘后面观察邻居一的行迹，想要猜透这个谜。一次我亲眼看见邻居一和邻居二站在一起说话，后又一起到一个地方去，当时我在窗帘后面像被人用一瓢冷水从头顶浇了下去。这样看来，邻居二也知道我的行径了，我还想得出邻居一将会怎样添油加醋，而邻居二又会怎样在此素材上加以理论的分析，他的理论修养本来就是很高的。很明显，于不知不觉中，这两个人已成了我生活中的最大的隐患了，他们不仅两面三刀，内心阴暗，曲折，还具有某种可怕的煽动力，也就是说，通过他们频繁的、私下里的活动，可以把流言变为事实。也许有一点他俩没有估计到，这就是，我将岿然不动。不论他们用尽何种伎俩，耍尽何种无赖，也休想把我拖进他们事先挖好的泥坑里去，因为我的内心是平静的。总有一天，他们将发现自己原来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犯了大错。

到了星期三，我照常上邻居二家里去，我们谈起了发明，我忍不住把我的想法向他做了某种暗示，我说：“人不过是只猴子。”也许我是说得过于热切了，邻居二锐利地瞟了我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你搞发明不正是想显得比别人高超吗？谁能说不是由于嫉妒呢？”我涨红了脸竭力地为自己辩护起来，天晓得我说了些什么昏话，因为我的内心是一片混乱，我恨自己面前这个高傲的、坚不可摧的心理变态者，我想在理论上压倒他，可根本做不到。当我讲完这番话时，他沉默了好一阵，然后抬起头来



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，说：“关于衣着的事，你不要过于耿耿于怀了，那算不了什么，人人都有缺陷。”我突然像被一根利刺刺中了一样咆哮起来，我说我一点也没想这件事，这算什么狗屁事！如果他对他那个什么蹩足发明家的衣着有什么兴趣，他去花时间研究好了，犯不着把我也扯进去，我从来没把那种人放在眼里过。他联合邻居一搞的那种花招，对我不起任何作用，只不过使他们自己显得俗气和小气。“蹩足发明家？”邻居二探究地盯住我反问，“他在别的方面并不比你差，当你强调他是蹩足的时，你想说的只不过是你自己是个高超的发明家，这一点当然不错，不用你强调我们也清楚，可你究竟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？喂？”见了鬼了！我反而被他问倒了，我为什么会生这么大的气？我自己也想不出，莫非他有什么魔法，能操纵我的情绪？我又一次想到猴子这个词，我就是这样一只遭人戏弄，发了怒又后悔的猴子，我总是上当，一下子就轻信他们的鬼话，进了他们的圈套。我以后一定要学得聪明滑头一些。邻居二看见我被他所问倒，立刻就兴奋起来了，他拍着巴掌嚷嚷道：“完全是妒忌！完全是！你不得不承认！难道还有什么别的？喂……”我赶快走出门去，我生怕我又说出蠢话来，这种事真是太岂有此理了。真的，首长同志，您设身处地想一想，当您面对两个心理变态狂的时候，您除了束手无策以后还能干什么呢？回想从前，我竟与这种人在一起高谈阔论，将他引为知己，我真是瞎了眼了，原来他接近我就是为了设圈套！

我决定避免与这两个人见面，以求得真正的内心的平静。我们家有一个后门，从后门拐出去便到了另一条马路上，我打算从此就从后门进出。大约过了一星期，我

快要把这件事忘了的时候，忽然在一天中午出门的时刻，看见邻居一、邻居二，还有那位穿着时髦的同行，站在马路对面的一个鞋店里对我指指点点。在一刹那间我明白了，这件事并没有过去，也永远不会过去，只要我活一天，它就会像影子一样追随我，躲避是不可能的，我的躲避的行为，不过是给了他们更为活灵活现的笑料。但这件事是怎么会发生的呢？我，一个发明家，一贯的孤独，一贯的我行我素，早就将名利之类视如粪土，一心执著于个人的创造，怎么会弄到如此见不得人的地步？我十分纳闷，只能将这归结为我的运气不好，撞上了两个有理讲不清的精神变态者，遭到他们的暗算。从本能上我又感到，如果此刻自己退却的话，污蔑就有可能变成定论，当然我绝不能退却。我在短短的几秒钟内看出，我的惟一的出路是朝他们走过去，任何敷衍结局都是很坏的。好，我就鼓起勇气朝他们走去了。“你好啊！好朋友！好久没见到你啦！”邻居二故意夸张地叫嚷，其余两位则偷偷地挤眉弄眼。“这些日子没出门。”我说过之后立刻觉得不自在，甚至微微地红了脸。“我的意见完全与你们不同！”时髦的同行竖起斗鸡眼，对我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话，还从上往下拍了拍我的肩，因为他是一个大个子，而我身材瘦小。“他的打扮毕竟不是很俗气的，他只不过是疏忽了一些小节方面的事罢了。来，你们看我来变个戏法，我只要给他换一顶帽子，他马上就别具风度了。”他一顺手就取去了我的帽子，使我光着秃头像个傻瓜一样站在那里，而他起劲地到他的包里去找另一顶帽子。“杂种！”我吼了出来，立刻明白自己又是老毛病犯了，可怎么也控制不住。“要是你不还我帽子，我就要你的命！”时髦的同行后退了五六步，疑惑不解地咕嘟着，卑怯地



将我的帽子扔到地下，我拾起帽子就离开了。听见两位邻居在背后不怀好意地笑着，笑声中间还夹杂了那几个熟悉的字眼。当然，狗嘴里还吐得出象牙来吗？

我回到家里呆着，对自己不满意的情绪一阵阵袭来，坐立不安。可事情绝对没完。中午时分，这三个人又来了，他们招呼也不打就进了屋，用一种机械的声音对我说，鉴于我对时髦同行的人格侮辱，我必须向他道歉，除此之外，我还必须承认自己的衣着确实俗气，只有如此，才能将此事了结，不然的话，可不要怪他们不客气了，他们三人如同胞兄弟，伤害其中一人就是伤害了其他两人，况且还有上两次殴打老人和对朋友不真诚的账还没算，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我对他们说（我的声音又疲倦又厌烦），我可以承认自己的衣着俗气，我还可以承认自己是一头牛什么的（因为事实如此），可是想要我道歉，那恐怕很难做到。我的话还没完，这三个人就扑上来揍我，他们把我打翻在地，死死地按住我的四肢，使我不能动弹。这时邻居一就用他那细长冰冷的、老年人的指头来捏我的鼻孔，搞得我只能张开嘴用劲喘气，像头猪一样。邻居一兴高采烈地看着我的狼狈形象，咂吧着嘴说：“我要让他知道打老年人会有什么下场，这只瘦公鸡，我只要挥起一脚就可以叫他上西天。”当这个壮观的场面演出时，我的老婆又很及时地出现在门口了。我尽了一切力量用我的眼神向她示意，叫她离开，离得远远的，因为我一见到她就感到天昏地黑。可是她完全错误地理解了我的意思，她跑到外面去大喊：“来人啊！杀人了！”很快就挤满了一屋子人，大家七手八脚将他们三个扯开，纷纷说：“何必呢，何必……发明家，是我们大家的财富，该好好爱惜的。”时髦的同行拍打着衣服上的尘

土，向众人宣布说：“如果 A 先生同意，我可以将这次斗殴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大家。但是只要他表示不乐意，我将守口如瓶，这件事将永远成为我们四个人之间的一点小秘密。我充分尊重 A 先生的意愿，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，只不过有的时候并不怎么理智，这又是长期以来使我感到惆怅之处，不知道 A 是怎样个意见。”我简短地回答，我宁愿他守口如瓶，让这事成为我们四人之间永久的秘密。众人听着我们一本正经的对答，起先脸上透出热望的表情，后又化为失望和气愤。他们说，既然我们四人躲在屋里搞什么秘密，又何必兴师动众，将他们叫了来站在这里，莫非我们是在愚弄大家？这种行为实在是可恶。有了这一次，以后不论我出了什么事，多么需要救助，他们也将不闻不问了，像我这样受人尊敬的人物，居然干出这种丑事来，他们可没料到。他们说完就吐着唾沫走了。他们一走，这三个人又把我按倒在地，邻居一重又捏住我的鼻孔，还说为了我刚才用眼神指使老婆所干的卑劣事情，要加倍狠狠惩罚我一下。他用尽全力将我的鼻子拧得肿了起来。于是我老婆又冲出去喊“来人”。这一回，一个人也没来，我倒是松了一口气。他们一直折磨我到傍晚，后来他们肚子饿了，就丢下我回家吃饭去了。他们一走，我就去照镜子，看见自己的鼻子已经变成了紫色。这时候，我又从镜子里看见我老婆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我转过身朝她恶骂起来，我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还笨的人了！居然连丈夫的眼神什么意思都猜不出，真是白吃了几十年饭，不如去撞死。我老婆开始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，后来就用一种豁出去的口气反唇相讥了，她说我才是一个白痴，被人欺侮，又不敢还手的窝囊废，她用不着管我的眼神，



我的眼神屁用都不顶！我才应该去撞死。“那三个人，是你招到家里来的吧？”我忽然换了一种假惺惺的口气。老婆先是一愣，然后嚎啕大哭起来，一边哭、一边用含糊不清的声音骂我。接下去她就生病了，一连三天不起床，披头散发，饭也不做，搞得屋里像个狗窝。

第四天，我老婆还没下床，邻居二就闯进来了，他彬彬有礼地朝我点了一下头，说他是来探望我老婆的，听人说她病得厉害，他实在放心不下。不等我回答，他就走进了卧房。听见他们两人在里面高兴地打招呼，相互问候，然后声音就低了下去，最后化为窃窃私语。我烦躁地坐在前面屋里读一本书。读了老半天，一个字也没读进去。我扔下书，想出去走一走。一出门，就看见邻居一和时髦的同行守在门外，他们也彬彬有礼地朝我点头，微笑着说：“晴空万里，情绪乐观。”大约半小时之后，我从外面回来，守在门外的两个人不见了。进了屋，看见老婆披衣坐在床上，红光满面的，显然病已经好了。邻居二正凑在她面前对她讲一个胡编的故事，目光炯炯地盯着她的柔软的脖子。像一道闪电掠过昏乱的脑际，过去几个星期发生的一幕一幕地出现了，我的腿子哆嗦起来。他并不因为我的到来而中止他的故事，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。我等了又等，最后，他终于讲完了。我走上前去命令他离开，因为我们很忙，没时间听一个外人在屋里瞎扯。“外人？”他冷笑一声，“不久前，我还是你的最好的朋友呢！我告诉你，我们俩，究竟谁在此地是外人，现在还很难说呢！”我老婆立刻讨好地接口说：“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他这个人就是过于清高。”邻居二一离开，我就走上去给了老婆一记耳光，说实话，这是二十多年里面头一次，连我自己也吃惊了。我等她大发作。可是这一回，她闷声不响，似乎在努力回